



伟大的事业

目 录

前线	沾化	张明山(1)
三会老严	平度	陈传瑜(24)
小厂风云	济南	郑绍萍(34)
大牛	胜利油田	王忆惠(64)
我的师傅	德州	张建中(80)
凌云	济南	谢家沁(90)
伟大的事业	烟台	林 雨(109)
三访亲家公	莱西	丁悦民(130)
牛毛细	即墨	林天佐(147)
静妹	滨县	段剑秋(165)
钟声响亮	德州	田 毅(182)
礼物	宁津	崔连捷(195)
瓜园里	高青	王学苏(205)
进村第一天	莱西	张永秀(224)
“太山”新歌	济南部队某部	刘 琳(242)
“全速前进”	曲阜	张树桓(253)
鱼塘红哨	济南部队某部	刘灿校(265)
小来福	烟台	江 帆(273)

前 线

沾化 张明山

工程处党委书记梁洪坤从五七干校回来，最明显的变化是脸黑了，人瘦了。第一次见面，革委主任陈一明惊喜地抓住他的手说：“你可回来了！你要再不回来，就叫他们闹成一坛子酱了。”看见十几年来一直在一起搭挡的老伙计，老陈不知怎的说了这么一句，知道走了咀，随即机警地看了看周围。

老陈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一年来，老梁去五七干校，工程处的工作由他主持。正在施工的柳湾电厂的建设工程开工已经整整两年了，主厂房的柱子却一根还没竖。厂房搞不起来，发电机就没处搁，成千上万的管道就没处放，陆续开进工地上来的一千多号安装工只好沤在工棚里。问题不仅叫人心里急，而且工作很难干：不干，有人说你“消极怠工”；干，又说你“以生产压革命”。一句话，横竖你有罪。老陈“看透”了，所以经常“病倒”。可是，当他把这些想法告诉梁洪坤以后，老梁却打着哈哈说：“我这个身体，象枣木棍子似的，又干又硬，就是不生病，你说怎么办？”等老陈把工地的情况说

完之后，老梁就和他瞪起眼来：“你怕什么？现在党委建立了，我们要理直气壮地领导。他们不要党，是他们的事，我们放弃领导就是罪过。”老陈对他说，有人想搞党委。老梁说：“老鼠偷粮黄鼬拉鸡，咱就不过了？明天，就召开党委会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。”

过了刚三天，老梁又急火火地找老陈说：“伙计，抓革命，促生产，厂房吊装也得赶快上，该吹号了。”

其实，老陈心里早就急成了疙瘩，脸上却丝纹不露地说：“吹号？吹什么号？”

“冲锋号呀！”

“算了吧。你请示‘革命咀’了吗？”

老梁知道，“革命咀”就是革委付主任黄文平。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混进群众组织，并当了一个小头头。他在混进了革委会之后，表面上很有个干部的样子，背后却拉一帮子人制造混乱，指挥生产一窍不通，咀皮子可挺巧。工人提起他总是说：“一张革命的咀，两条修正主义的腿。”

实际上，老梁早和黄文平打了招呼。当时黄文平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地，在地上转着圈子说：“上就上吧”。对于这种不置可否的粘胡话，梁洪坤很是反感，心想：无论如何，只要你没本事摆倒我，我就是属虎的，我才不怕你那一套呢！他下命令似地说：“文平，明天上午八点，在施工组开动员会，你要准时参加！”黄文平偷偷看了老梁一眼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老梁把这些情况向老陈说完，使劲往他肩上砸了一拳，“老伙计，明天八点，你要再‘有病’，会议就到你家去开，不

信你就试试看。”

当然了，老陈是决不会让老梁唱独角戏的。他们一起共事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，开头，陈一明对老梁那火辣辣的性格有点受不了，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嘀咕，真是一盘炒辣茭啊，又热又辣。可是时间一久，老陈也闹不清自己为啥不但习惯了，而且羡慕起老梁的性格来，以致于离开他就象丢了魂似的。这一回，老陈早就看出来了：老梁憋着一股劲，要大干一场。谁不想干？吃着贫下中农种的粮，穿着工人做的衣，不为人民出力流汗，那是什么东西！可是，偏偏就有一些小子给你下绊子、挖黑坑，叫你干不成。当然了，老梁他傻吗？他什么不知道？既然如此，老陈以为再向他解释什么就完全是废话。那就干吧。所以，几天来，他在暗暗使着劲，除了把别的工作都重新检查一遍外，还在全工地转了个遍，打听机械、人员、材料等方面的情况。晚上，他好象还有什么事要对老梁说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他。

第二天一早吃过饭，老陈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低头盘算：主吊机具三十吨履带吊设备完好，道路也大体可以……今天是四月十一号，对，这个月是小月，只有三十天……

忽然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的曲子打断了他的思路，一抬头，施工组门口已在眼前了。

推开门，只见老梁正哼着曲子擦桌子。可以看到，他身材高大，穿一身半新不旧的兰中山装，挽着袖子，露出强健的肌肉；头发花白，又短又硬，似乎一根也没掉过；脸色虽然黑瘦些，却洋溢着一种喜气，要不是那眼角的几条皱纹，很

难看出他已经五十岁拐了弯儿。陈一明站在门口不进门，端详着这位如此矫健的老战友，不知是感到骄傲还是怎的，笑容不由自主地闪现在眉眼之间了。

老陈故意挑逗似地说：“你不要不服老，看你擦的这桌子，一点也不干净，等于不擦。”他走近老梁，又小声地说：“今天这个会，开场白你可要加点小心，你这个刀子似的咀，不小心要吃亏的。”接着他就发起牢骚来：“总之，咳，咱们要抓一下生产，就象偷了人家东西似的，真他妈的见鬼！”

他们俩正说着话，参加会议的工人、技术员陆续来了。看见一个个熟悉的面孔，梁洪坤出神地笑了。黄文平最后一个到，会议立即开始。

技术员先介绍了工作概况和安全质量要求，老梁接着讲话。

其实，老梁是个并不怎么擅长讲话的人。他喜欢打手势，口头语是“伙计”，经常说什么：“伙计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”“伙计，你的计划还得好好排排哩。”他的讲话也谈不上生动，可是，大伙听了觉着痛快，也有人听了感到呛的慌，因此，容易招惹是非。正因为此，老陈才常为他担心。

老梁看看大家，站起来，把日历嗤地撕下一张拿在手里，说：“明天是四月十二号，厂房吊装一定要打响。要说意义，很重大。我们搞的是建电厂，工业、农业、国防，都等着用电！我从干校回来时，拐到局里，郑书记就对我说，钢铁公司，化工厂，国防工程，还有山山岭岭的抽水机，都等着用我们的电，都急得冒烟了！同志们，我们的工程得快上！上慢了，影

响人民群众的吃、穿，还要拖国家的后腿呀！别忘了，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，要和苏修、美帝抢时间！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，每个人要好好地深思一下。伙计——树宝，你们是吊装厂房的主力，你开第一炮！”

起重二班班长于树宝，三十四、五的年纪，结结实实的中等个子，是个小钢炮似的人物。嗓门又粗又大，一发言就象喇叭响：

“按技术员说的干就行。我们班都是小青年，个个虎羔子似的，早就憋疯了。”

这话把大伙说得笑起来。你一言我一语，热气腾腾，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厂房一个月拿下来。会议开得很顺利，老陈很高兴。这时，黄文平忽然敲了敲桌子，阴阴阳阳地说：“昨天把吊车发动了一下，汽缸严重漏油，恐怕还不能用。”

于树宝把眼一瞪：“你早干什么去了？”

老陈几乎同时问道：“前天你还说完好无缺！”

“前天是前天，昨天是昨天，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嘛”。黄文平蛮横地翻着白眼。

“为什么不修？”于树宝怒气冲冲地看着黄文平。黄文平剔着手指甲，态度明显地缓和下来：“缺配件，仓库没有，外头买不着。”黄文平对于树宝的态度相当客气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他们都是群众组织的头头，又是老乡。于树宝知道黄文平的老底，他祖父时家里还有几个长工，后来破落了，他父亲从乡下跑到城里想贩卖瓷器发财，由于曾叫土匪抢过一次，所以没发起来。可是，黄文平不但把这些情况隐瞒不说，还把

被土匪抢劫说成是被国民党抄过家，给人一种他是革命家庭出身的印象。于树宝对此很不满，给他提过意见。黄文平却说这是排挤他，在群众中极力散布关于于树宝的坏话，一度使人们对于树宝议论纷纷。黄文平虽然靠咀皮和手腕混进了革委会，但每逢见了于树宝总是觉得有点心虚胆怯。

陈一明看看老梁，又看看大家，他知道机械都是直接归黄文平管理，就话中有话地说：

“咱们单位的机械，不用，都是完好无缺，一说要用，立即就请‘病假’！”

老陈自以为话说得很尖刻，老梁一定会给他邦腔，没想到老梁对他发了火：

“说这种话就不怕闪着舌头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为什么不督促检查？身为国家干部，责任心就这么可怜吗？”

黄文平洋洋自得地敲起边鼓来：“不要说机械，人还经常头痛脑热躺倒不干呢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老梁厉声问黄文平，“他躺倒不干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身为革委付主任，非等他布置才干吗？你事先不检查，事后不报告，这是玩忽职守！你要立即布置抢修，有什么问题，直接向我汇报。”

黄文平这才品出滋味来，两眼朝天，在心里责怪自己的轻率。

看来，厂房吊装的事是吹了。于树宝放到咀里一支烟，因为划火柴用力过猛，火柴断成两截。他把烟拿在手里，站起来说：“没有吊车，扛也要把厂房扛上去！”

“好样的。”老梁站起来，“走吧，大伙跟我转转去。”

大家怀着新的希望跟老梁向外走。刚一出门，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已摆在大家眼前，题目是：《向梁书记提几个问题》，内容是：“……梁书记回来后，一头扎到生产中，你自己说这是什么问题，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？为什么对厂房吊装如此热心？回想起来，去年，你对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派性也是如此急如风火，这又是为什么……”

老梁看到大字报，端详了一下。指了指下面写着“革命群众”的署名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作者的意见很‘宝贵’，就是太‘谦虚’了点，连姓名也不留下。”说完，笑哈哈地招呼道：“走吧。我已经背下来了。”

老梁把大伙带到一大堆废铁旁边，往里一指：“看见了吧，树宝”。

于树宝往里一看，隐隐约约地看见几段废升高塔，立刻喜形于色地说：“土法上马？行！”

“孙师傅！”老梁又招呼铆工班长，“你啥时候把这几段拼接好？”

孙师傅跑过去看了看，说：“缺胳膊断腿的……”

老梁打断他的话，“难——是不是？工人阶级不兴说这个字。我早就给你看好了，废料不废。再给你一个电火焊混合班，怎么样？我听你一句准话”。

“行！一个星期拿下来”。孙师傅把拳一攥，说了这一句。

“这才是铁打的！”老梁说，“就这样定了，散会。”

二

四月二十号，厂房吊装正式开始。一大早，梁洪坤就来到吊装队的工具房——一个刚刚搭起来的芦席棚子里。人到齐了，于树宝一挥手表说：“请梁书记讲话”。

老梁说：“伙计，怎么客气起来了。你是指挥我是兵，这里没有梁书记。”

于树宝见他不讲，就说了一下工作内容，然后分了工。老梁没分到任务，拦住于树宝，说：“指挥，我呢？”

“你？在一边看看，指导指导。”

“不行！我是来参加的。”

于树宝愣了一下，忽然喊道：“小王，你跟老梁去拉钢丝绳，一英寸的。”说着，把自己的手套从手上拉下来扔给了老梁。老梁又立即还给他，一扬巴掌，笑道：“用不着，我这有皮的。”

老梁和小王把钢丝绳拉回来，一根水泥柱子已经吊了起来，可是，因为升高塔位置太靠后，就位十分困难。他见同志们上上下下忙成一团，就抓住爬梯往上爬。才踏上一只脚，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扳住了肩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上去。”

“不行。”于树宝制止道。

老梁觉着于树宝是嫌自己老，就一拍胸膛：“听，一点杂音都没有。”

于树宝不由地打量起老梁来：一双打了补丁的解放鞋，一身带着油污的旧人民装，一顶勒得很紧的柳条帽。虽然花白的两鬓使人觉得他比平常苍老一些，却分明是一个久经沙场老兵。最后，他们的目光相迁了，那是一对和蔼、征求意见的眼睛。多好的老书记呀！于树宝在心里说：放心吧老书记，我们一定要干上去！可是，他嘴里却说：“那也不行。你再去领五双新胶鞋，十斤八号铁丝，急用。”

老梁只好去执行这一任务。他走到劳保库，把需要的东西写了个条子递给保管员。不料，这些东西还得材料科批。他不能违犯制度，只好走到材料科，可是，材料科只签了一半，说这五双胶鞋得黄付主任亲自批。

老梁找到黄文平，黄文平看看天，又看看地，说：“这样滥发劳保用品，已经批判过了，是物质刺激，发了……”

“我负责，”老梁说，“工人同志在几十米以上的高空作业，没有得劲的鞋，闹着玩的吗？”说着，在条子上写道：“吊装急用，用后归还，出了问题，梁洪坤负责。”

黄文平灵机一动，立即写了：“同意梁书记意见，请发”。

“竟到了这种地步！”老梁自言自语地说着，把东西拿到工地上。于树宝乐哈哈地拍着他的肩：“还是老梁！这些东西，我领了一天没领全。多了少了，这了那了，生怕你偷吃了，妈的，还口口声声说依靠工人！”

工人同志忙得满头大汗，撬的撬，推的推，柱子就位怎么也不十分理想。这时，广播响了起来，于树宝大声说：“不搞好这个柱子不吃饭！”等把柱子弄好了，广播已经停了。

老梁不再回家。他借了一个饭合盖子，到食堂打了饭，回到芦席棚子一吃，菜已经冷了，馒头也刚有点热乎气，吃完饭想喝点水，可又离食堂很远。这对他说来不成问题，可他想，同志们怎么样呢……

下午，升高塔要移动位置，没想到，拖拉机一拖，又插到土里去了。等把升高塔弄好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

一天只吊了一件。

老梁也看出来了，下午大家是比较沉默的。老梁知道这是因为大家没吃饱饭。他沉思着向食堂走去。

一进门，张班长就握住了他的手。老梁说：“张师傅，现在厂房吊装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中午让同志们吃了冷饭，不愿同志们有意见，是这样——”张师傅把老梁拉到一边，看看左右，小声说：“本来陈主任已经打了电话了，叫送饭，可是后来又听人说可不吊了，还说你一头扎到班组去，搞唯生产力论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老梁仰脸哈哈大笑起来，象是谁和他开了个玩笑似的，“看来你也别做饭了，工人也别做工了，农民也别种地了，咱都去修一张‘革命咀’吧，又‘光荣’又自在，怎么样？”

老梁毫不在乎的神情，立刻使张师傅轻松地笑了，忙说：“那怎么行？”

“那怎么不行？你不怕人家批咱搞唯生产力论！”

“嫩(论)也罢，老也罢，都要张咀吃饭哪！”

“对！”老梁一挥手，“这么简单个理儿，马克思讲了几十

年，可我们的‘理论家’还弄不懂，按说，冷馒头也不应该给他吃。”

两个人哈哈笑起来。老张师傅听老梁又说到冷馒头，急忙说：“梁书记你放心，从明天起，我们开始送饭。”

老梁又郑重地说：“现在有人歪着咀儿吹冷风，这就是阶级斗争嘛！咱们千万警惕。党委马上就要召开群众大会，狠狠批判这种胡说八道。”

“对了，还得送些开水。”张师傅补充说。

等老梁迈着轻松的步子回到家，一进门，老伴嗽着咀说：“你还回来吗？饭早就冷了。”

老梁掀开锅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老伴一撇咀：“温了两次还不来。”

老梁说：“你这态度差得远哩！人家食堂，支援生产，热饭热菜送到手上，不信你明天看看去。从明天起，撤你炊事员的职，我要上工地吃。”

三

三十吨履带吊修了一气没修好，因为长期不检修，喷油咀出油严重不均，看来是没什么指望了。土法上马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一天只吊了一件。同志们情绪如何呢？早晨，梁洪坤想着这些走进了芦席棚子，坐下来，机敏地观察着于树宝的神情。

于树宝的表情比往常要深沉一些。老梁事先听黄文平说

过，“于树宝是个脾气急躁的人，顺利了就乱来，迁到困难就发脾气，确实不堪大用”。黄文平说这话的时候把“确实”二字说得特别重。在黄文平看来，于树宝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给老梁贴过不少大字报，他估计老梁一定在心里也是认为于树宝不堪大用的。没想到老梁却一定要起重二班先上，而且提议于树宝任吊装总指挥。此时，当于树宝发现老梁打量他的时候，目光一闪，对老梁说：“先学习，你念一段。”

老梁打开毛主席著作，念了《愚公移山》。刚一念完，于树宝站起来，说：“我讲几句。叫我说，一天吊一件，不少！一件就是三万斤！那张大字报才几斤？四两也没有！哈哈。”他笑得有点不自然，显然，他想努力表现出一种乐观情绪。看到如此动人的情景，老梁心里豁然明朗起来，他有些激动了，站起来，手一挥，有力地说：“很对！很对！我们就是要愚公移山的精神！帝修反唯恐我们国家不乱，想叫我们没饭吃没衣穿，他们好浑水摸鱼。我们吊一根柱子，就是一声炮响啊！”他顿了顿又说：“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，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是他老人家的遗愿哪！这是毛主席的部署，八亿人民的心愿！我们应当大干啊！对此，即使是无动于衷，也是一种背叛！”可以看到，他的脸象宣誓一样庄严。

老梁的话一完，大家七咀八舌地议论起如何改进吊装方法。于树宝见技术员一一作了记录，便敲着箱子说：“静一静，现在分工。”

小芦席棚子里安静下来。于树宝神秘地笑着看老梁：“你——”

“上去干！”老梁腾地站起来，做了个立正姿势。“好！”于树宝把拳一攥，“我和老梁上去。”说完把一付崭新的帆布手套扔给老梁。

于树宝走出工具房，扳着老梁的肩说：“老梁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哩！我想了半夜，打谱要给大家鼓劲，可讲了两句就没词了。要是黄文平那小子在这，准得说，‘看，我早就知道你于树宝不行’。去冬他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天气也特别好，淡兰的天空上，没有一丝云，也不刮一点风。吊装进行得很顺利，一天吊了四件。晚上，又召开了全工地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，于树宝代表吊装队在会上表了态，老梁代表党委号召各级干部走上第一线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。他明确反对贴在办公室门口的那张大字报，并号召大家批判各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谈怪论。最后他警告说，谁要是故意制造混乱，一定给予纪律处分。

大会以后，大饭厅里决心书贴得火红一片，工地的高大建筑物上，也有了鼓动人心的大字标语，给工地带来了节日般的气氛。吊装工地上，于树宝让小王在升高塔顶插上了一面红旗，更增加了大干快上的火热景象。

.....

十天过去了，厂房吊起了半边，一个高大建筑的雄伟轮廓，在绿茵茵的山谷中显得格外壮观。整个工地，一下子变了样儿。

老梁和于树宝结成了对儿，袜子被电焊火花烧成了马蜂

窝，安全帽上的白系带也变成了黑的。吊装速度越来越快，最多时一天竟吊到十二件。

这天，老梁坐在十五米高的柱顶上，正等一个水泥梁上来，忽见黄文平走过来。于树宝正从地上往上爬，黄文平拍了拍他的肩。于树宝一只脚蹬在爬梯上，只把头稍稍向后歪着，一动不动。黄文平的手在胸前指指划划，脸上笑咪咪的，就是听不清说的啥。过了一会儿，于树宝爬上来，只见他一脸怒气。还没等老梁问，他一甩手给老梁一封公函。从信封看，是局革命委员会来的。

老梁急忙撕开，一看，信上写着：

工程处革委：

据群众反映，你处主要领导埋头生产，并提出一些荒谬口号，公然宣扬唯生产力论。这种倾向必须立即扭转。局革委特此提出警告……

“什么事？”于树宝大概从老梁脸上看出了什么，问得相当急促。

“喜事。”老梁笑道，“闺女在乡下找了个对象，是生产队长，问我同意不。”

“扯淡！”于树宝不相信。

“介绍人是局里一位老战友，来信转告我——注意，梁上来了。”

往下一看，黄文平正跟几个小青年争什么。于树宝怒气不减，把哨子吹得山响。之后，忽然命令老梁：“不干了，下去。”说完就下去了，老梁只好也跟着爬下去。

“树宝，我是响应梁书记的号召来参加劳动的，看安排我干啥？”黄文平笑容可掬地说。

于树宝的脸色很难看，他转了一圈，抬头看着升高塔顶的红旗，说：“黄付主任，你是主管机械的，这升高塔一吊大件就吱吱呀呀响，请你上去检查一遍，出了问题，你我可负不了责。”

黄文平把腋下的手套拿在手里，抬头一看，这升高塔实际就是用角铁横七竖八焊起来的铁架子而已，而且高得出奇，象是要往头上倒下来似的。他苦笑一下，说：“不要难为小徒弟、小学生嘛。”说着，偷偷地看老梁。

一个小青年说：“你刚才还说要善于爬高嘛！”接着是不大客气的笑声。黄文平有点狼狈，忙扭头说：“梁书记，你真是老当益壮啊，爬那么高……”

“摔不着，有安全带。”老梁说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去年是谁咪，被安全带吊在半空，有十几分钟……”

老梁说：“别说那些吓人的话了。你来劳动很好。工人同志说话很直率，但你要注意听。树宝，你把他安在哪？”

于树宝躲在一边整理工具。闷声闷气地答道：“到点了，收拾东西下班！”

黄文平这才松口气。走到于树宝身边说：“于师傅，看来对我是有意见了？今晚我想找你谈谈，有空吧？”

于树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病假条，冷冷地说：“对不起，下午我要歇病假了。”说完，背起大卡环走了。老梁一看表，下